

中華文史論叢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總第七十六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華文史論叢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第11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華文史論叢

總第七十六輯

李國章 主 編
趙昌平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華文史論叢. 總第76輯 / 李國章, 趙昌平主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6
ISBN 7—5325—3683—1

I. 中... II. ①李... ②趙... III. 文史—中國—叢刊
IV. K207—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021249 號

中華文史論叢

總第七十六輯

李國章
趙昌平 主編

世紀出版集團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承印書屋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5—3683—1

K·573 定價: 15.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 請與承印廠聯繫 T: 64063949

目 錄

陸機心靈的困境·····	朱曉海	1
中唐詩學造境說與佛道思想·····	劉衛林	45
李白《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詩考釋·····	何劍平	67
詩人之事與詩家之心 ——李白北上幽州動機考·····	查屏球	92
陸游詩詞三辨·····	鍾振振	113
讀《劍南詩稿校注》獻疑·····	莫礪鋒	124
漢代記載屈原生平事迹考論·····	王德華	130
楚辭“亂曰”新證·····	周葦風	155
《漢志·詩賦略》“賦”分四家說·····	伏俊璉	166
古辭《歡聞》與《歡聞歌》考論·····	許雲和	183
鄭玄校《儀禮》兼採今古文釋例·····	楊天宇	195
敦煌文獻伯 3382 號《孝經注》作者初探 ·····	舒大剛	223
《尚書故實》中“張賓護”考·····	陶 敏	247
《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補正·····	來新夏	257

陸機心靈的困境

朱曉海

沈德潛批評陸機的詩作時，曾說：“士衡以名將之後，破國亡家，稱情而言，必多哀怨，乃詞旨敷淺，但工塗澤，復何貴乎。”^①陸機又不是個木偶人，他的情都到哪裏去了？沈氏的解讀正確嗎？此其一。而“破國亡家”除了如沈氏按照一般世俗的推想，應該出現哀怨，是否還會引發別的感受？此其二。縱使沈氏對陸詩的解讀不誤，陸機其他文類的作品^②可嘗“稱情而言”？如果其間確實有“情”，有哪些具體的成分？此其三。稍事披閱陸機作品，就會發現：有幾個主題一再出現，彼此之間有無關聯？此其四。本文嘗試探索上述四點。



對陸機而言，吳亡是一極大困擾。他接受先賢的意見，認為一個政權的建立有待天時、地利、人和三者配合，而“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捨其參者也”^③。所謂

“險”，並不止於地形，而是就軍事上各方面的良好條件而言，包括“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誠然，軍事上的優劣形勢乃相對的，可是以他祖父時期的兩大戰役與之相較，“曹、劉之將非一世之選^④，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以他父親當時面臨內亂外患輻輳的情況來說，“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結果竟“成敗貿理，古今詭趣”，“軍未決辰而社稷夷矣”。從理論上固然可推演出癥結出在“所以用之者失也”，換言之，他在委婉地責備孫皓君道有失，然而事情不能單線推索，孫皓無道不是鳳皇年間的事，甫即位已然。他曾指出：

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元首雖病，股肱猶在。

所以鳳皇元年、即晉泰始八年(272)西陵戰役情勢那般危急，照樣“東西同捷，獻俘萬計”，“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此所以他不得不慨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認為陸抗健在與否關係到整個孫吳政權存亡，所謂“嬰國命以逝止，亮身沒而吳亡”^⑤。然而問題並未就此獲得解答，因為大可追問：何以上天要讓陸抗才四十九歲就去世^⑥？若說是由於“天厭霸德”，故導致包括孫吳在內的“黃祚告罄”^⑦，先翦除其干城，在“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⑧的情形下，孫吳不得不亡，則整個問題就愈發不可解，因為“化”“運”雖假人事而落實，畢竟它才是終極因，運化何以演變至“厭”舊喜新，人的有限理智在這上面是無從發揮功能，辨明天人之際的，而情緒上更難以接受。一般人認為《辨亡論》模仿《過秦論》，這僅是從文章上某些形跡著眼，卻不進一步追索陸機為何要寫《辨亡論》。當一個人受到外來極大的

衝擊時，他必須將它馴化，納入個人以及社會既有的經驗結構中，心靈才可能平復。語文本質上是社會的產物，也是使用該語文的那個社群文化的累積，因此內涵極高的理智成分，當一個人使用該語文時，他必須遵循其中未明言共許的邏輯、概念，否則，無法與外界溝通，而當事人也就在令旁人瞭解他在說什麼的同時，讓自己也釐清了經歷的是什麼、在個人及其社群以往的經驗結構中如何安頓^⑨。從這個角度來說，《辨亡論》可謂陸機要清理自己心中的困惑，至於最終果真達到效果與否，無從得悉。

雖然他後來的作品中透露：他確實接納了司馬晉是奉天承運的政權，但這與心理上是否欣然接納吳亡晉興，是兩回事，與晉方是否相對承認吳與魏、蜀同為天“眷”“龍飛”，“俾乂斯民”^⑩者，更不容混為一談。曹氏被迫將政權讓渡給司馬氏時，採取的門面理由是法古尊祖制。“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⑪，曹氏又託稱出自有虞氏^⑫，所以魏之禪晉，猶同虞之禪夏，所謂：

咨爾晉王，我皇祖有虞氏誕膺靈運，受終于陶唐，亦以命于有夏……火德既衰，乃眷命我高祖，方軌虞、夏，四代之明顯，我不敢知……肆予一人祇承天序，以敬授爾位，曆數實在爾躬。^⑬

唐、虞、夏都是聖聖相承、不容質疑的正統，這個聖統重現於後世，即漢、魏、晉的更替，則晉人斷乎不會首肯吳與魏同屬“改物承天”者。可是陸機也斷乎不能退讓，承認吳乃“僭號”的“偽”^⑭政權，否則，陸遜、陸抗豈不成了亂臣賊子？甚至在向晉帝感謝不殺之恩、復蒙錄用時，這種堅持都未動搖，所以只說“臣本吳人，出自敵國”^⑮，而不說“少仕偽朝”^⑯。簡言之，陸機接納晉乃奉天承運的政權，並未換得晉方相對承認孫吳政權的合法性。

這種尷尬處境至他生命晚期猶在，表現於惠帝元康末的《晉書》限斷議上^⑩。日後魏收、李德林都看出：

士衡自尊本國……欲使三方鼎峙，同爲霸名……魏之君臣，吳人並以爲戮賊，亦寧肯當塗之世云晉有受命之徵……陸機以刊木著於虞書，龜黎見於商典，以蔽晉朝正始、嘉平之議。^⑪

如果晉朝從嘉平起元，則孫權赤烏十二年(249)即屬僭偽之流；如果從正始起元，則江東政權早在赤烏三年(240)就無合法性，不待孫皓昏德亂政，天命已轉移，這種論調當然完全在陸機可思議且接受的範圍之外。雖然《晉書》限斷議乃後來的事，但由其爭執核心結構所會引生江東遺老遺少難以下嚥的推論始終如一，除非認定像陸機這等聰明人事前全未預慮及此，否則，應可想像陸機不待“入朝”^⑫，即已爲之苦惱困窘。

二

太康元年(280)晉滅吳，自壽陽釋回後^⑬，陸機退返父、祖故宅，《世說新語》下卷《尤悔》條3劉注引《八王故事》：

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游於此十餘年。

盧琳使用的“餘”字彈性過大，《文選》卷十七《賦壬·論文》所收陸機《文賦》題下善注引臧榮緒《晉書》則確指年數：

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與弟雲勤學，積十一年。

直到元康元年(291)，年已三十二，方應太子洗馬之徵入洛，何出仕之晚也？一方面可能有外在因素使然。《晉書》卷四六《劉頌

傳》記載他淮南相任內上疏，從疏中“封幼稚皇子于吳、蜀”、“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陛下御今法爲政將三十年”，參照《晉書》卷三《武帝紀》太康十年(289)十一月“立皇子……穎爲成都王、晏爲吳王”，可知當屬武帝末、太熙時所奏。疏中提到：

孫氏爲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編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並敘……求富貴者取之于國內……於事爲宜。

再參照惠帝元康八年(298)至永康元年(300)間顧榮、陸機等南士的薦表，猶曰：

臣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士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遠國益甚。至于荆、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爲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②

可知：中朝對江南助舊豪族確實一直未多積極汲引，然而這並非陸機出仕之晚的絕對性因素。《晉書》卷五四《陸喜傳》：

太康中，下詔曰：“僞尚書陸喜等十五人，南士歸稱，並以貞潔，不容皓朝……可皆隨本位，就下拜除，敕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授用。”乃以喜爲散騎常侍，尋卒。

《陸雲集》卷五《詠》所收《晉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詠》：

惟太康五年(284)四月丙申，晉故散騎常侍吳郡陸君卒。

可知：滅吳四年後，晉朝已開始登用孫氏故臣。就算洛中以資輩考量，一時尚未輪到他，太熙元年(290)楊駿以太傅輔政，“欲抽引遠人，綏慰遐外”^②，辟機爲祭酒，何以也未應辟？是以似乎還

應考慮個人內在的因素。

《文選》卷二四《詩丙·贈答二》所收陸機《又赴洛道中》之一說：“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於承明作與士龍》也說：“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顯示的無奈感很強，將北上赴洛歸諸外因，因“世網”一般解釋為朝廷羅致人才的法令^②，但參照卷二六《詩丁·贈答四》所收錄陸機《赴洛》之一：“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則將此舉歸諸自己箕山淡泊之志不够堅定，屬內因，愧疚感很濃，兩下明顯有別。這樣看來，“世網”未嘗不可能有較寬泛的內容。《藝文類聚》卷二六《人部十·言志》所錄陸機《遂志賦》說：

武定鼎于洛汭，胡受瑞於汝墳，繇鳴鳳於百祀，啟敬仲乎方震，苟天光之所炤，豈舜族其必陳。厭禋祀於故墟，饗禴祭于東鄰，禰八葉而松茂，舞《九韶》乎降神，系姜叟於海曲，表滄流以遠震。仰前蹤之綿邈，豈孤人之能冒，匪世祿之敢懷，傷茲堂之不構。

參照《陸雲集》卷六《祖考頌》：

雲之世族承黃虞之苗緒，裔靈根之遺芳……在周之衰，有媯之後，將育于漿，而貞龜發鳴鳳之兆，周史表觀國之繇，故能光宇營丘，奄有東海，支庶蕃廡，而胤祚大昌矣。遭世多難，子孫蕩析，逐于南土。

《新唐書》卷七三下《宰相世系表》：

陸氏出自媯姓，田完裔孫齊宣王少子通，字季達，封於平原般縣路鄉，即陸終故地，因以氏焉……生恭侯發……發二子：萬、皋……萬生烈，字伯元，吳令、豫章都尉，既卒，吳人思之，迎其喪，葬于胥屏亭，子孫遂為吳郡吳縣人。

可知陸《賦》在敘述他遠祖的事蹟。雖然舜後“胡”公爲周“武”封於地近“汝墳”的陳，媽姓不“必”只能在“陳”發展，早在田完尚在母腹孕“震(娠)”期間，上天已指示他將在異國發展，後來果然離開陳國“故墟”，前往“東鄰”，歷經“八葉”^②而掌控政權，終於繼“系”姜太公的後裔，擁有“海曲”之齊，得以田氏所出帝舜之樂《九韶》祭祖。陸機雖自謙他這“孤人”豈敢繼“綿邈”之“前蹤”，事實上，他離吳北仕洛陽，正是以此爲取法對象。至於動機，賦文詞面說：並非爲了維繫家族的既有利益，——“世祿”，是否屬實，可置不論，但有感於先祖、父的功業聲譽當善述不墜，若祖考作室，既底法，復“堂”，厥後應本諸進而“構”^③，方爲盡到孝子賢孫的責任，應可確信無疑。“我父、祖名播四海”^④，對陸機而言，固然是他深深引以爲傲的地方，在吳亡後，更是他自尊的維繫點，但另一方面，這份榮譽同時也是他莫大壓力的來源。“世網”大概當解釋爲世間價值系統對他構成的羅網。落實在此處的情況，指的應包含對家族的責任。然而吳爲晉滅，兩位兄長陸晏、陸景爲晉軍所殺^⑤，乃不爭的事實，出仕新朝，有忝顏事仇之嫌；不出仕新朝，勢必影響家族利益，況且“天可讎乎”^⑥？

嵇康在魏陳留王景元四年(263)死前未幾，致書山濤^⑦“以爲別”，書中提到：

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淒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悵悵，如何可言。^⑧

《世說新語》上卷《政事》條8：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爲秘書丞，紹咨公出處，公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⑨

劉注引傅暢《晉諸公贊》：

康遇事後二十年，紹乃爲濤所拔。

及王隱《晉書》：

時以紹父康被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山濤啟用之，
世祖發詔以爲秘書丞。

普通仕宦人家子弟十六、七歲釋褐，乃常態，嵇紹居然牽延了十一、二年，一方面固然是因爲“選官不敢舉”，另方面也是嵇紹自身基於名教清議的躊躇^②。其實，何啻嵇紹？世伯山濤一樣爲此苦惱，否則何需“思之久矣”？最後嵇紹這方面說服自己並外界的理據就在人事當隨天時消息，遺忘舊仇。從私人方面說，陸機面臨的情況較嵇紹緩和，因非不共戴天的父母之仇，但從公的方面說，則無二致，如何在這兩難間取得出處進退上的理據，讓自己與旁人的情感層面都能接納，雖不敢說困擾了他十一年，但應該在相當時間內構成他的心結。自太康元年晉滅吳，至元康元年入洛，十二年，天道周星，物極而反，可以與之更始了，加上有遠祖出處成例，至少可說服自己入洛是順天明智之舉。

三

大多數的人可能都未曾讀過陸機的作品，但對於他死前的話：“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則或許都耳熟能詳。這句話表露了直到死前，他念茲在茲的仍是故鄉。翻檢他見存的作品，可發現：傷別、懷土、思歸的確是陸機作品中極其醒目的主題^③。甚至日後江淹“數其文體”所作的詩：

儲后降嘉命，思紀被微身，明發眷桑梓，永歎懷密親，流
念辭南澨，銜怨別西津，馳馬遵淮泗，旦夕見梁陳，服義追上

列，矯跡廁官臣，朱黻咸髦士，長纓皆俊人，契聞承華內，綢繆逾歲年，日暮聊摠駕，逍遙觀洛川，徂沒多拱木，宿草凌寒煙，遊子易感愴，躑躅還自憐，願言寄三鳥，離思非徒然。

也以“羈宦”^④思鄉來代表陸機的形象。他某首失題詩中有兩句：“石龜尚懷海，我寧亡^⑤故鄉？”照說石龜是無生物，何至於有心靈活動，甚至“夏則入海，冬復止於山”^⑥？但對照“去家漸遠，懷土彌篤”下寫的《懷土賦》曾說：“留茲情於江介，寄瘁貌於海（河）曲。”^⑦即可知其意義。以現代的語言表示，那就等於在說：雖然形體在北（河曲），他的靈魂卻縈繞在吳（江介），洛下的自己猶同行屍走肉，唯待返鄉，形、神才能合一^⑧。反映的內心沈痛，不待辭費。

如果同意這些作品流露的情緒是真摯的，下面就得面對一個問題：他為什麼不循著靈魂的呼聲折返華亭故里？如果以身在官場，“官守有限”為辭，那就會使得問題更形尖銳：當初為何要北上？縱已入仕，也可辭官啊？一般或許會認為當初所以釋褐、後來所以牽延不反我初服，是因為冀望能建功立業，以重振家族聲譽。這種解釋的確合乎實情，不過還未盡底蘊。

元康四年（294）秋，陸機“以太子洗馬出補吳王郎中〔令〕”^⑨。待任期將滿，曾告假請歸視舊里，所謂“以元康六年冬取急歸”，但因適逢“王師外征，職典中兵，與聞軍政”，導致“宿願有違”，“懷歸之思”竟轉成“憤”慨^⑩，可見歸家探視期望之殷切。在這脈絡下，於此之前撰寫的《行思賦》就值得注意了。這篇賦乃是從“洛浦”“浮黃川”出發，“遵河曲”，“沿汴渠”，南赴吳地上任途中之作。所以會說“商秋肅其發節”，“嗟逝宦之永久”，“眇四載而遠期”。當初赴洛時沿路景觀如今一幕幕重“歷茲”，整個

過程就像一部影片在倒帶。他先以“覩川禽之遵渚，看山鳥之歸林，揮清波以濯羽，藏綠葉而弄音”爲引子，水、陸禽鳥因爲各得其所，怡然扇翼弄音，然後以自己的心境對照：“行彌久而情勞，塗愈近而思深”，“孰歸寧之弗樂，獨抱感而弗怡”^④。這就令人震驚了！殷切盼望了那麼久的事，隨著時間漸“久”、空間漸“近”，即將實現，何以反而心情轉趨沈重，一無欣喜？誠然，這可以近鄉情怯來解說。但這種成語式的表述經常可能會遮蔽真正的問題，因爲應當探問：他爲什麼會怯？或者說：陸機怯近的是什麼樣的家鄉？

另方面，《藝文類聚》卷三六《人部二十·隱逸上》所錄陸機《幽人賦》表示：

世有幽人，漁釣乎玄渚，彈雲冕以辭世，披霄褐而延佇，
是以物外莫得窺其奧，舉世不足揚其波，勁秋不能離其葉，
芳春不能發其華，超塵冥以絕緒，豈世網之能加？

“勁秋”、“芳春”都是他在《長安有狹邪行》中描述在“歧路”上得意“俊民”的詞彙，“世網”則是《赴洛道中作》之一解釋自己出仕的用語。今天陸機意圖以“雲冕”“霄褐”取代蟒袍玉帶，來表現“辭世”“超塵冥”，可見這是他“倦遊”^⑤時心靈“延佇”的歸宿。這種表示也可在《文選》卷二二《詩乙·招隱》所收陸機《招隱》一詩中看到。由於在“澆淳樸”的社會中“心不夷”，最後想到“幽人在浚谷”，那樣的生活環境與心靈享受屬於不待外界條件配合的真正快樂，既然“富貴”“難圖”，決定“稅駕從所欲”。仕宦不得志而興退隱之意這套心思轉變模式並無新意，值得注意的是：當配合《行思賦》等其他篇章中表露的信息，就會看出蹊蹺。他對故鄉的思念強烈又執著，怎麼會在倦遊時，有不知歸宿何在，所謂

“躑躅欲安之”的問題？其次，既說將要“從所欲”，全篇描繪的幽人環境絲毫看不出華亭獨特的影子，“輕條象雲構”等等景致適用許多地方；第三，陸機在欲“解心累於世羅”、“覲幽人乎所過”的《應嘉賦》中表示：決定“葺宇中陵，築室河曲”，門面理由是“苟形骸之可忘，豈投簪其必谷”，這實際等於在說“苟功業之可忘，豈歸隱其必鄉”，任何地方都可“盡齒”“弭跡”^④。這些話出自一位殷望返鄉者的口中，豈非咄咄怪論？

陸機曾以高亢的聲情撰寫《吳趨行》：

吳趨自有始，請從昌門起，昌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重
樂承游極，回軒啟曲阿，藹藹慶雲散，泠泠祥風過，山澤多藏
育，土風清且嘉。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
灼光諸華。王跡隕陽九，帝功興四遐，大皇自富春，矯手頓
世羅，邦彥應運興，粲若春林葩，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爲多，
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禮讓何
濟濟，流化自滂沱。^④

雖然無從確定這首樂府辭撰寫的時代，但將之視爲他記憶中的故鄉，應不爲過。對照《文選》卷五《賦丙·京都下》所收左思《吳都賦》：

造自太伯，宣於延陵，蓋端委之所彰，高節之所興，建至
德以挾洪業，無得而顯稱，由克讓以立風俗，輕脫躡於千
乘……地勢塊圯，卉木毓蔓，遭藪爲圃，值林爲苑，異荇蔭
藉，夏曄冬蒨，方志所美，中州所羨……闐闐閭之所督，采夫
差之遺法……彫樂鏤案，青瑣丹楹……其居則高門鼎貴，魁
岸豪傑：虞、魏之昆，顧、陸之裔，岐嶷繼體，老成奕世，躍馬
疊跡，朱輪累轍，陳兵而歸，蘭錡內設，冠蓋雲蔭，間闐闐噓。

則可說《吳趨行》中描繪的盛況乃“東吳王孫”、勛舊貴游引以為傲的集體印象。雖說“淑美難窮紀”，可注意的是：在謳歌的起始點上，從吳王闔閭建築的“昌門起”，根據《吳越春秋》卷四《闔閭內傳》：

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從近制遠者，必先立城郭……”……子胥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立閭門者，以象天門，通閭闔風也……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諸將既從還楚，因更名閭門曰破楚門。

此門於吳，猶同凱旋門之於法國，乃闔閭稱霸之始、吳人榮耀的標誌；在政治成就限斷上，止於孫權創業階段，因為自孫休開始，國勢已在走下坡；在篇幅上，以“邦彥”為主，雖然“屬城咸有士”，筆墨集中在“吳邑”的“四姓”“八族”。今賢已指出：政治、社會聲譽並不佳的孫氏帶領部曲，夥同流寓之士，所以得在江東建立政權並屹立多年，乃因高度江東化，所謂江東化，關鍵就在開放文、武大權給顧、陸等豪族，獲得吳中大姓的支持，以致對吳中大姓而言，家、國是一體的^⑤，吳的覆滅也就意味吳中大姓勢、利的嚴重挫厄。《吳趨行》這種對故鄉盛況的描述一方面再度證實所有的記憶都是選擇性的記憶，並非照實一一留影；另方面也逼顯出：究竟什麼才叫故鄉。故鄉固然不是一個行政區分下的空間名詞，或宗族譜系上的稱謂，也不止於某個實質的地理環境，經驗、記憶中熟悉、溫暖、幸福、身處其間享有各種便利等諸般感受錯綜累積形成的心理皈依才是故鄉不可或缺的成分。然則再對照《文選》，卷二八《詩戍·樂府下》所收陸機《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念君久不歸，濡跡涉江湘。

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撫膺攜客泣，掩淚敘溫涼，借問邦